

冬之序章：于沉潜中守望新生

当最后一枚银杏叶吻别枝头，当晨雾在枯草间织就银纱，冬日便携着清冽的诗意，悄然铺展成卷。这不是生命的沉寂，而是时光赋予万物的修行——寒梅在冰棱中酝酿暗香，土地在冻层下积蓄能量，候鸟驮着暖阳奔赴远方，人间在烟火里沉淀温情。

冬是最懂留白的画师，用霜雪洗尽铅华，让天地回归本真。旷野褪去斑斓，却显露出筋骨的苍劲；白日收短光影，却让星辰更显璀璨。那些藏在枯枝里的芽孢，那些融在暮色中的期盼，那些暖在炉火旁的故事，都是冬的馈赠，教会我们在沉静中思考，在等待中坚守。

本期副刊，我们邀约笔墨追光者，于冬景中打捞灵感，在寒韵中提炼深情。这里有雪落山川的壮阔，有围炉夜话的温馨，有岁暮回想的感悟，更有对春归的深情守望。愿这些文字如冬日暖阳，似炉火般炽热，让我们在品读中懂得：冬的萧瑟从来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生的序章。

沉潜是为了更好地绽放，等待是为了更美的相逢。让我们循着文字的脉络，在冬日的沉静里沉淀心灵，在岁月的寒凉中积蓄力量，共候春潮涌动，万物复苏。——编者

岁暮怀思

冬日乌菜滋味长

●张益

“这么好的乌菜，怎么没人买？”我扯了扯妻子的衣袖，声音里藏着点惊喜，“冬天霜打的乌菜最甜了，咱买一大袋回去！”

我扯下一只塑料袋，指尖拂过乌菜油绿的菜叶，叶片上还沾着点细碎的泥土，边缘被霜打过，微卷。挑拣了没一会儿，袋子就胀得满满当当，再硬塞两颗，菜叶便俏皮地挤出袋口。超市里的青菜总少不了上海青、扬州青，乌菜这些品种，可唯有乌菜，经过冬日雨雪风霜的淬炼，做出来才会带着一股沁人心脾的甜。

望着袋里的乌菜，我忽然想起儿时家前屋后的菜地，母亲根据季节的特点栽种时令类的蔬菜，一年四季都透着绿意，乌菜永远是主角。而最难忘的，是冬日霜打过后的乌菜，扒开厚厚的雪层，那抹绿也格外惹眼，拔上几棵回家做菜，冬日里多了几分香甜。

母亲削去乌菜的根部，去掉已经发黄的菜叶，然后掰开清洗，尤其是嵌入泥土的根部，反复搓洗才能洗净，然后把菜叶切成寸把长待用。锅中倒入菜籽油，放入生姜丝，先倒入菜头部翻炒，有几分熟时再倒入菜叶，快速翻炒，加入适量的盐，一会儿香甜可口的炒乌菜就出锅了。这时，我馋得先用筷子夹上一块送入口中，母亲说：“慢点，别烫着，没人跟你抢。”我哆嗦着咀嚼，尤其是菜头，一口甜到心里。

后来，生活条件好些，母亲在炒乌菜的时候，会挖出一块猪油放入锅中，“滋、滋”随着锅的温度升高，一股猪油的鲜香升腾而起，我踮起脚尖凑到灶台边，使劲嗅了嗅说：“真香”。母亲拿着铲子

指着我说：“小馋猫。”随后母亲抓起一小把猪油渣放入乌菜锅中，猪油渣混着乌菜的清香，会让我们姊妹饭量大增，每每都吃得肚子圆滚滚。母亲总变着法子做菜，来满足我们姊妹的味蕾。

猪油渣的香还没有在齿间散尽，腊月的风就吹来了年的味道。村里家家户户开始杀年猪，我家也不例外。母亲会把新鲜的猪肉抹上粗盐，一串串挂在门前的晾衣绳上，冬日的暖阳悠悠地晒着，猪肉渐渐褪去水分，变成诱人的深红——那是专属于年味的咸肉香。

这个季节，乌菜烧咸肉成了我的最爱。母亲先割下一小段咸肉放在温水中浸泡，然后切成薄片，近乎透明，然后放入锅中煸炒，倒入料酒、生姜，加入适量的清水煨一会儿，再放入乌菜头一起炖，咸肉混合着乌菜的香气弥漫着整个厨房，一道咸肉乌菜的美味就出锅了。

农村的小河边河蚌很多，如果穿着雨靴，在河边可以拾到不少晒太阳的河蚌。手往淤泥里一摸，就能碰到光溜溜的壳，只需小半天就能捡一小筐回家。母亲把河蚌剖开，去掉内脏，反复清洗掉泥沙，再用木块敲打——据老人说这样炖出的蚌肉才软烂。母亲把河蚌放入锅中煨，然后放入咸肉、乌菜头，鲜美的河蚌烧咸肉就香气四溢了，引得我不断吞口水。

如今的餐桌，早已摆满了山珍海味，舌尖尝遍了千滋百味，可总也不及记忆里的那盘乌菜。那是母亲的味道，是霜雪的味道，更是藏在岁月深处老屋炊烟袅袅的味道。

心语心愿

等你于雪舞春信里

●赵层

你来
我等你
撑一把伞
我们携手同行
踩着咯吱咯吱的节奏
约一段徒步之行
在大雪纷飞的旷野里
把白头偕老的约定
碾作风里闪烁的星星

相对的眼眸中
正漫过十里春风
藏进半生的叮咛
雪在肩头融了又融
春在眉梢探了又探
你在心头的暖
正悄悄蔓延

这一程，有你
风雪也成了诗篇
我知道
冬已老
春料峭
而你，刚刚好——



狮城春信

李荣鑫 摄

雪落梅开香如故

●杨丽雨

便成了冬日里最动人的景致。想起孟浩然，这位盛唐的狂客，总爱冒雪骑驴寻梅，直言“吾诗思在灞桥风雪驴背上”。那时他遍历尘世沧桑，却在梅雪之间寻得内心安宁，想必也被梅花的清绝风骨打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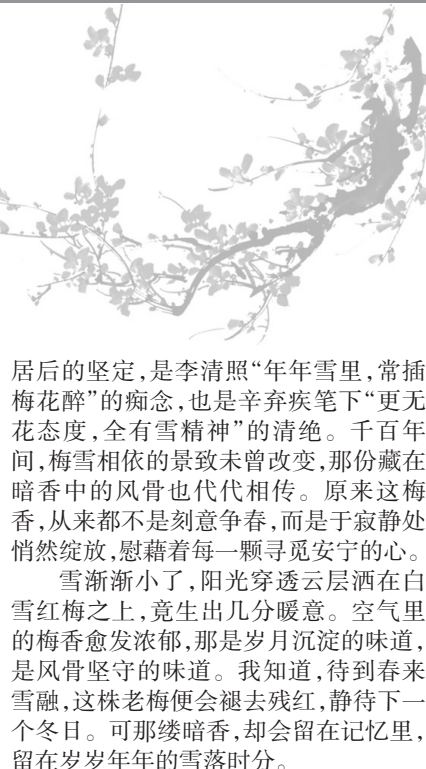
雪还在下，一片片落在花瓣上，将那点点嫣红晕染得愈发剔透。恍惚间，竟与千年前林逋笔下的景致重逢。这位隐居孤山的雅士，以梅为妻、以鹤为子，半生与寒梅为伴，写下了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的千古绝唱。想来雪夜时分，他定是拥炉煮酒，看月光穿过梅枝，将疏影印在窗纸上，那缕暗香便顺着窗缝钻进来，漫过书卷，也漫过岁月。

一阵风吹过，抖落了梅枝上的积雪，几朵残梅也像蝴蝶般悠悠飘落。我忽然想起陆游，那位一生志在报国却屡遭贬

谪的诗人，也曾对着寒梅慨叹过“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”的傲骨与孤贞。梅的风骨大抵就是这般——纵使饱受风霜摧折，纵使零落成泥，那份清冽的香气也始终不改。就像那些在乱世中坚守本心的文人墨客，纵使命运多舛，也从未放下心中的家国情怀。

不远处，几个孩童在追逐打闹，笑声惊飞了枝丫间的麻雀。他们好奇地伸手去接飘落的梅花，指尖沾了雪，也沾了梅的香。一位老者立于梅下，手持相机正专注地捕捉着雪与梅相拥的瞬间。他说，这株老梅在这里立了几十年，每年雪落时，开得最盛，香得最浓，就像一位守岁的老者，见证着岁岁年年的冬去春来。

我拾起一朵落梅，花瓣上凝着细碎的雪粒，摸上去微微冰凉却有暗香留在指尖久久不散。这香气是王安石罢相隐



居后的坚定，是李清照“年年雪里，常插梅花醉”的痴念，也是辛弃疾笔下“更无花态度，全有雪精神”的清绝。千百年间，梅雪相依的景致未曾改变，那份藏在暗香中的风骨也代代相传。原来这梅香，从来都不是刻意争春，而是于寂静处悄然绽放，慰藉着每一颗寻觅安宁的心。

雪渐渐小了，阳光穿透云层洒在白雪红梅之上，竟生出几分暖意。空气里的梅香愈发浓郁，那是岁月沉淀的味道，是风骨坚守的味道。我知道，待到春来雪融，这株老梅便会褪去残红，静待下一个冬日。可那缕暗香，却会留在记忆里，留在岁岁年年的雪落时分。

盼一场雪

●贾春婷

走着走着便走到了村东头那片冬麦地里。看着风中抖动的冬麦，想着年幼的孩子每天想着妈妈，心里很是不安。那片冬麦已经几寸高了，再长高一点就不好越冬了。按照以往，地里早该一片白了，可那年，十一月都快接近尾声了，一片又一片黑色的泥土还裸露在风里。

出于职业习惯，我每天都要去那块冬麦地旁瞧瞧，希望太阳能偷两天懒，希望雪花在我不注意的时候突然飘落下来，希望满眼枯黄的大地被大雪覆盖。总是幻想着家家户户的院子里堆着雪，屋顶上盖着雪，路上是左一道，右一道车辙碾压出的白雪印子，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，呢子大衣、羽绒服，头上扣着厚厚的棉帽子，脚上套着笨笨的棉鞋或靴子，甚至脖子上还塞着柔软的羊毛呢围巾，被风吹得勾着脖子，匆匆地赶路。

从外面回来的人一进门就嘟嘟囔囔地跺脚，跺下一些碎雪来，哈一口气，搓两下手，走向通红通红的炉子旁……这样的情形才是冬天该有的。

体验过扬风交雪的寒冷，才会珍惜炉火暖气给予的舒适。可雪就是迟迟不来，老天爷就跟没事人似的。就在我日日盼着雪来的焦灼里，一场大雪猛地来了。

一夜之间，大地一片白茫茫，空气冷冷透透肺腑。所有的枯树都披上了银

挂，蓬蓬松松如琼花盛开，村里村外，如童话，如仙境，美得让人惊叹。沿着早起的人们趟开的雪路，去村委会开晨会，一进门，就听得楼上沙沙嚷嚷连带着笑声，心中不由升起一股暖流。果然，进了会议室，大伙都变得“冬模冬样”的了，兴奋地说着昨夜怎样见着下雪，今早又如何被大雪惊到。一场雪让平日死气沉沉的办公大楼里热闹起来。

雪，就像大家伙期盼已久的亲人，把真正的冬天带来了。家家户户的人像鼯鼠从昏沉沉的洞穴里钻出来，站在院子里，爬上屋顶，走上大路，拎着铁锹、扫把、推板，开始扫雪，一边扫一边打趣，丁零当啷的响声在村子里碰撞，家家屋顶上，喷吐着一股又一股浓烟。

雪后的天空蓝得浓郁，阳光照在雪地上，金灿灿的。村东头的冬麦终于进入了梦乡，路上的人们，寒风吹着他们的脸上似乎少了被生活碾压的倦容。民谣说，立冬不下雪，冬天便是暖冬，对于西北地区而言，很不利于来年的农业生产，虽有人工降雪，但毕竟不是自然物候所致。

所以，那天夜里，看到窗外落了一层雪，又正好看完一卷书，心里甚是欢喜。



●汪东福

寒夜喝一杯暖茶

冬序新章

穿梭，一边娴熟地采茶，一边欢声笑语，指尖触碰的不仅是嫩芽，更是蓬勃的芬芳。

我喜欢在冬夜里喝茶。家边上正好有一家书画院，院长张正忠是一位退伍军人，身材魁梧，相貌堂堂，性格豪爽，一看就知道是在部队的熔炉里锻炼过的。他在村里当过书记，做过生意，从小特别爱好书法，现在是省书法家协会会员，县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，同时他对茶还情有独钟。

书画院不大，但布置得非常温馨，装修雅致，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裱好的书法精品，这些作品风格迥异，用笔精妙，笔画的粗细、轻重、缓急变化丰富，富有节奏感，而且结构疏密得当，开合有致，展现出一种和谐而又灵动的美感。张院长说，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，书画院就是

寒风敲打着窗户，四周一片寂寥，连呼出的气息都凝成了白雾。寒夜里，最熨帖人心的，莫过于一杯热茶，暖意从指尖慢慢漾开，顺着血脉淌遍全身，疲惫和烦恼被一一抚平。

从小，我就在茶区长大，一阵春雨过后，茶树绿意奔放，嫩芽整齐地站立着，挂满晶莹的露珠。我经常随母亲上山采茶，听惯了那蚕吃桑叶一般的“沙沙”声。可以说，每年春季的大部分时光，我是在老家碧绿的茶山上度过的。茶叶赋予山里人春天般的希望，也充实了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当过几十年的记者，多次到茶农家中采访，看村姑在茶丛间

要吸纳各种书画人才，让不同风格的艺术表现形式在这里汇聚。

这位来自山野的中年汉子，白天拿锄头，晚上握笔头，对书法孜孜不倦、精益求精。如今，张正忠不仅自己醉心书法，还带动全家一起练习，儿子、女儿们都写得一手好字。双休日，他忙着教孩子们练习书法，一横一竖，一撇一捺，认真有加，孩子们开心，家长放心。一有空，他就指导慕名而来的书法爱好者，用行动使他们爱上书法，将书法艺术更好地传承下去。

书画院正对门处，一张古色古香的茶台非常醒目。平时，张正忠就在这里用上好茶叶迎接来自四面八方来的宾朋。在他身后的柜子里，永远都放着好茶，千岛湖银针、云南普洱茶、福建岩茶、黄山毛峰、祁门红茶……我有事没事就往书画院，为的是品茶。客人来了一拨又一拨，没有匆忙与焦虑，只有轻声交谈的安然，时间在此处停留，心在此处沉淀。

冬夜的茶，贵在一个“暖”字。随手抓一撮绿茶投入玻璃壶中，冲入刚烧的山泉水，顿时一股淡淡的兰花香弥漫开来，暖人心脾。茶汤杏绿清澈，滑过喉咙，一股暖流瞬间涌遍四肢，被寒风冻得发僵的手脚顿时有了力气。茶与水的奇妙邂逅，让人读到了美好，“从来佳茗似佳人”。

也可以煮一壶红茶，叶片在沸水中舒展成温润的模样，茶汤褐红透亮，宛如琥珀。一杯红茶下肚，绵柔顺滑，回甘悠长，暖心又暖胃。大家在茶香中海阔天空、谈笑风生，回忆往事，畅谈人生，以茶会友，以书法会友。

冬夜里，三五好友围炉，茶水的热气融合着人们的热情，足以抵御窗外的寒冷，一切的美好都荡漾在脸上。著名作家陆文夫在《茶缘》一文中写道：“与茶结伴，是君子之交，你似乎不感到它的存在，却又无往而不在。”茶没有酒的热烈，却能长久陪伴，不离不弃，如同坦坦荡荡的君子之交，虽不浓烈炽热，但真诚、持久，在潜移默化中给人以慰藉和支持。

原来，幸福就是这么简单，它来自山野的一片叶子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。天寒地冻时，一杯热茶入喉，便是岁月赠予的最妥帖的暖。

雪落听禅

夜里，我忽然从梦中惊醒过来，听见窗外有沙沙声，就像春天的蚕啃食桑叶一样，那就是落下来的雪。

我坐起来，慢慢拉开窗帘的一角，路灯光晕之中，雪下得又细又密，仿佛一帘珠玉挂在那里。风歇了，它大概正在某处屋檐底下打盹儿，看着伙伴们从天上飘下来。

那一个夜晚，风与雪展开一场交谈。风担任诉说的角色，雪扮演着聆听的职责；风谈及远行的事情，雪以沉默且温暖的方式作出回应。

早晨一开门，我就看见一片白茫茫的景象，雪停了之后显得很安静，房屋上、树枝间以及篱笆旁边，还有路边的自行车上都被厚厚一层雪覆盖着。邻居家的小孩子冲出来，穿红色羽绒服走在雪地里很显眼，他的小脚丫歪歪扭扭地往前走，后面跟着一串笑声，大人也出来了，扫雪拍照嘴里说“好大的雪”，这都是昨晚留下的回音，白茫茫的寂静都是他们说过的话，每一个雪堆都是谈话时落下的记忆。

午后，太阳从云层里露出半张脸，阳光洒到雪地上，像是碎银似的闪着光，这时风又掉头往回吹，它掠过老槐树，枝头上的积雪就“扑簌簌”往下落，在阳光下变成了一片闪亮的雪雾。当它们飞到屋顶上方的时候，屋檐下的雪粉也跟着往下掉，好像撒了一层糖霜一样，我想这大概就是两个朋友分道扬镳前最后的一个拥抱吧。

太阳慢慢变暖了，雪就化开，屋檐下面开始滴滴答答掉水珠，风在滴下来的水珠之间来回穿梭，把雪的潮气吹散，把雪的消息带走，它要去很远的地方，去南方的河流，去东方的海岸线，去告诉所有等着春天的生命，分别的时候，风说了好多话，雪只是静静地听着，然后用融化来回答：我听见了，我都记着。

黄昏的时候，西边的天变成了有点怪异的玫瑰色，屋檐下挂着水晶似的东西，那就是冰凌。风不会来了，或者只是偶尔轻轻飘动一下，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把粗壮的树枝吹得摇来晃去，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对话，一个说“我走了”，另一个说“明年见”。

约定就这样出现了，就像分开只是重逢的开始。

天将黑的时候，我泡了杯茶坐在窗边，院里落下的雪被月光染成蓝色，像大地藏起来的梦，风停了，四周很静，但我相信在我听不见的地方，风和雪的对话始终没有停止。每年它们都会相遇、同行、分开，它们用我不懂的语言说着天地间最老的朋友故事，不需要占有，不需要永远，只要在合适的时间出现，在合适的时机离开。

我忽然就明白了，下雪的时候心是静的，我们看到的不是雪，而是一场完整的诉说与倾听，风大声地说着，雪安静地听着，我们坐在窗内成了这场对话的听众。茶凉了，月光下的雪地还是幽蓝，风裹着雪的消息上路，雪水渗入的土地里，春天正在发芽，他们的对话又会以另一种方式在季节里轮回，我们这些偶然的听众，在这样的夜晚，只能听到自己的回声。

风雪对话

●孙志昌